

在恋爱中无悔付出的人，
哪一个想听一句“谢谢你”而已呢？
还不如“我恨你”或者“你滚开”来得彻底。

王璐琪
著

爱让时间 都苍老

冰心奖
获得者

王璐琪

动情叙写与青春有关的酸涩苦楚

你头也不回，带走了我的一切，从此我的心，荒芜在下雪边界。



爱让时间 都苍老

王璐琪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让时间都苍老 / 王璐琪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47-3891-0

I. ①爱…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11197号

书 名 爱让时间都苍老
作 者 王璐琪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解学功 安小漠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00×1280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891-0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爱让时间 都苍老

王璐琪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让时间都苍老 / 王璐琪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47-3891-0

I. ①爱…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1197号

书 名 爱让时间都苍老
作 者 王璐琪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解学功 安小漠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00×1280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891-0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在我相信爱的时光里，谢谢你那么认真地喜欢过我。

目录 Contents

引子	7
第一章 第三只眼	12
第二章 假如爱有天意	17
第三章 这么近，那么远	22
第四章 男人都一样	28
第五章 听海	37
第六章 同桌的你	46
第七章 偷心贼	52
第八章 怦然心动	59
第九章 真心假意	67
第十章 我一直都在	74
第十一章 小桃	81
第十二章 致命的触碰	88

第十三章 贝壳项链.....	95
第十四章 仙度瑞拉.....	98
第十五章 神秘嘉宾.....	103
第十六章 意想不到的结果.....	109
第十七章 酒后告白.....	114
第十八章 一夜相处.....	121
第十九章 误会加深.....	127
第二十章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132
第二十一章 意外的挫折.....	138
第二十二章 跌落谷底.....	143
第二十三章 休假.....	147
第二十四章 你是我的好朋友.....	155
第二十五章 光明之路.....	162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六章 假如爱有天意.....	168
第二十七章 黑天鹅.....	176
第二十八章 真正的骑士.....	183
第二十九章 我爱你，再见.....	191
第三十章 不速之客的到来.....	195
第三十一章 迷宫.....	205
第三十二章 美丽的囚徒.....	208
第三十三章 自由的翅膀.....	212
第三十四章 天使面孔魔鬼心.....	218
第三十五章 最后的致意.....	226
尾 声.....	230

引子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就来看一看海，然后你会觉得，心一下就敞开了。”

春晓手里捏着这张纸条，面朝大海。狂风卷着巨浪，拍打着海滩，春晓消瘦的身躯在风中摇晃着，像一个即将散掉的稻草人。

冷的泪从她俊秀的脸颊流下来，滴进浪花里，咸的泪水与海水融为一体。春晓酸楚地想，是谁曾经那么悲伤，流了整整一海的泪水？

纸条是好友郝思嘉以前偷偷塞给她的。她看完纸条，在喧闹的教室里再也坐不下去了。她不顾大家不可思议的目光，摔门冲出了教室。

她的脚步声在安静的走廊里回荡，不少学生循声张望。她还路过了练功房，其中肯定有他。春晓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了他，在一群人中显得格外扎眼，然而他却始终没有转头。

一出门，她就玩儿命往海边跑去，马尾辫跑散了，呼吸的节奏跑乱了，身体跑僵硬了。她就像疯了一样，跑出市区，来到了这片海滩上。

四周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单调的海水不停奔腾的声音。春晓被暴躁

的大海震呆了，她从没有见过如此愤怒的大海，从她出生到现在，没人比她乖戾，没人比她冷酷，也没人能欺负她，可是她现在却被大海压垮了。

春晓像着了魔一样，往海里走去，好像那是一个温暖的怀抱，慈母一般张开双臂，等着她扑进去。冰凉的水拍打着她的脚踝，春晓冷得打颤。她像蹈海的精灵，往黑黝黝的远方走去。

大浪把她推到岸上，又卷回来。海水打湿了她的衣服，灌进她的嘴里，似乎要把她狠狠地拍到水底下。

突然，一只手抓住了她。

春晓心里一颤。会是他吗？是吗？

她回过头，失望了，不是他。

是一个瘦弱的男孩，唐宁。她从小玩伴。

“春晓，你个疯女人！”唐宁在呼啸的风中冲她狂喊，“你不怕死吗？”

“怎么是你！”春晓的失望变成了怨，怨变成了比愤怒更强烈的恨，冲唐宁嘶喊着，“你放开我！放开我！”

“啪”！唐宁毫不犹豫地甩了春晓一个耳光。

周围的声音全部消失了，春晓被打懵了，任凭唐宁拖着她往岸上走。边走，唐宁边骂，把春晓的糗事从小骂到大。

“你个疯子，从小就神经，幼儿园就爱掉厕所，每次都是我进女厕所去捞你，好像你就跟水有缘似的，以为你长大了能不往小池子里掉，谁能想到你往海里跑。好了，站好，别装娇弱，我太了解你了。怎么还蹬鼻子上脸了，你倒下干什么？你晕了？春晓？吓死我了，好吧，你就坐着吧。”

唐宁嘴里啰啰嗦嗦的，在春晓对面坐下了，毫不吝惜自己亚麻色的裤子，“你说吧，你这是玩儿的哪一出啊？”

春晓摇摇头，她现在不想说话，面对唐宁更是无话可说，他一直都置身事外，如果要解释，恐怕要从很多年前说起，春晓心情糟透了，什么都不想说。

“你又跟你爸妈吵架了？”唐宁试探地问道。

春晓没好气地回嘴：“我有那么幼稚吗？”

“那就是因为陶渊源了？”唐宁就像是被扎破了的气球，垂头丧气地问。

春晓打了一个寒战，“晚自习开始前，我从操场上散步回来，看到他与一个女生在练功房里接吻。”

气氛突然诡异起来，春晓抬头看看唐宁，他似乎被这句话的最后两个字刺到了。他微微叹了一口气，那么轻，都不像是叹息。春晓知道唐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也曾经撞见过陶渊源跟她在练功房拥吻。

想到陶渊源，春晓的目光立刻柔和了。

他吻得十分温柔，缓缓把舌头推向春晓的唇间。但是春晓却狠狠地咬了他一口，唐宁推开门，刚好撞见了这一幕，陶渊源的嘴角挂着一道血痕，春晓则不知所措地坐在地上，下巴上还有陶渊源掐的红指印。

唐宁愤怒得犹如一只公牛，大吼一声冲向陶渊源，然而陶渊源轻轻一闪，避开了。拥有优秀舞者身体条件的陶渊源速度极快且灵巧地从练功房消失了，只剩下由于惯性，一头撞向玻璃的唐宁与傻掉了的春晓。

突然，春晓“扑哧”一声笑了，唐宁则痛苦地捂住了额头。而春晓则恍惚地从地上站起来，目光迷离。

“你个傻子！”唐宁察觉到春晓的异样，她那双眼角下垂的大眼睛

里面不再是悲伤的目光，而是像蒙了一层薄雾般柔和，他知道她又想起了陶渊源，那个让她爱得迷失自我的男人。

“春晓，你放弃他吧。”唐宁拍拍裤子上的沙子，他低头看着春晓，心痛地说。

春晓冷冷地抬起眼睛，上上下下扫视着唐宁的每个衣角皱褶，然后她高高挑起了弯弯的眉毛，“然后呢？”

唐宁哑口无言，他想说什么，然后咽了下去。

春晓这会儿似乎已经缓过来了，她站起来，看看天空，梦游一样说：“就要下课了，我该去接陶子回家了。”

“她自己可以回家，你没必要为了讨好陶渊源送他妹妹回家。还是你本身在制造你们见面的机会？”唐宁失声喊道。

“是的，我在想方设法制造我们见面的机会。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一起排舞的时候，他根本不愿意看我一眼。”春晓木然地往市区方向走，她把并不卷曲蓬松卷曲的长卷发重新扎好，嘴里咬着皮筋儿，咬牙切齿地说。

唐宁没有跟上去，还在水里站着，他的裤腿湿了，贴在小腿上。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就像有人在拖着你往水里去。

突然，春晓回过头，看着唐宁说：“唐宁，人家都说我心硬，不懂人情世故，你觉得呢？”

唐宁抓起一把沙子，对着天空扬起，“你知道这些沙子曾经都是石头吗？遇到软的水，反复打磨，就会变成这些绵软的物质。”

春晓若有所思地笑了笑，又回过头，往黑暗深处走去。

“春晓——”唐宁把双手卷成喇叭状，对着春晓的背影喊。

“什么？”看不到她的身影，她已经与黑暗融为一体。

“如果没有陶渊源，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唐宁几乎是绝望地大声喊出了这句话，伴随着巨大的海浪声，他的声音竟然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

他在等着春晓回答。可是只有一阵接着一阵的海浪声，一浪高过一浪，单调地拍打着海滩。

只有寂静。

不知什么时候，春晓已经走远了。

第一章 第三只眼

暑假开始的第二天，九岁的春晓就觉得无聊了。

老四合院里的大榕树下有树荫的地方十分清凉，星星点点的阳光从叶子缝隙里投射在地面上，大人午睡的鼾声从纱窗或者竹门帘中传出来，但是她醒着。因为下午还要去上舞蹈课，春晓昨天的课还没有练熟，今天如果被检查出来，得加时练习，晚上就不能跟唐宁一起出去玩了。她双腿的韧带似乎没有完全打开，压腿的时候疼极了。

她想直接劈下去，可是却下不了狠心。她想，如果舞蹈队有女孩子愿意来找她一起练功就好了，但是她们显然都不怎么爱搭理她，所以春晓只能独自练功。

她盯着唐宁家的纱窗门，黑洞洞的。鼻尖顶着纱窗往里看，世界立刻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小方格。凉丝丝的空气钻到她的鼻孔里，痒痒的，想打喷嚏。

春晓拾起一小块碎砖头，用力砸向唐宁家的窗户，打到窗栅栏上反弹回来，里面传来唐宁妈妈暴躁的声音：“谁呀！”春晓慌忙逃回家

里，趴在窗户上偷看。不一会儿，瘦小的唐宁穿着印着粉色机器猫的睡衣站出来，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春晓藏身的地方。

“唐宁，来帮我劈腿。”春晓小声又小声地对唐宁说，唯恐吵醒了大人。

唐宁稚嫩的面孔上露出被烫到的受伤表情，“又劈腿？”他龇牙咧嘴地看着春晓穿着紧身舞蹈服的小细腿，似乎过会儿劈腿的是他。

“没错，这是基本功，你直接摁着我的肩膀，帮我劈下去。”春晓咬着下唇，慢慢张开两条腿，双腿的角度越来越接近一百八十度，但还是贴合不了地面。

“压我的肩膀。”春晓嘱咐在一边傻站着的唐宁。

唐宁哆哆嗦嗦地扶住春晓的肩膀，轻轻往下推了推，春晓哼了一声，唐宁不敢往下压了，可是春晓生气了，她抬起满是汗水的脸，急躁地说：“快点啊你。”语气中已有了厌烦，唐宁不敢不从命了，再不按她的吩咐做，过会儿春晓要打人的。

唐宁闭上眼睛，像给气筒打气一样，用力把春晓的肩膀往下按。

他似乎听到了“咔嚓”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春晓闷闷地“嗯”了一声，不过她成功了。

“腿疼吗？”唐宁忍不住哭了，他见不得这种场面。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好像腿劈得要断了的是他。眼泪淌湿了他的脸颊，流到春晓的头顶上。

“不疼。”春晓察觉到他的泪水，轻蔑地从嘴唇边哼了一声，“胆小鬼。”

唐宁知道她肯定在说谎，因为她浑身颤抖得像触电一样，于是他哭得更伤心了。

唐宁的爱好就是哭，没人玩的时候哭，有人玩被欺负了哭，摔倒了哭，没摔倒走得累了也哭，尤其看到春晓的爸爸打春晓，就哭着抱着春晓爸爸的腿，求他别打了。春晓爸爸一脚把唐宁踢开，继续打春晓，唐宁则抱着走廊上的柱子，望着春晓泪眼婆娑。

而春晓却一声不吭，一滴泪都没流。

她那令人畏惧的眼睛死死盯着唐宁的眼泪，似乎不理解这种物质。

人们都说唐宁与春晓投胎投反了，春晓应该是个小子，唐宁才是个姑娘。

一岁的时候学走路，唐宁躺在地上泪眼蒙眬，怎么扶都不肯起来，而春晓摔了再站起来，站起来再摔倒，直到学会走路。

三岁的时候打预防针，唐宁侧过脸哇哇大哭，春晓则盯着针头刺入胳膊里，表情泰然。

五岁的时候上幼儿园，唐宁双手扒着护栏，哭得尿了裤子，春晓懒懒地坐在一边，看唐宁哭。

在春晓不长的记忆中，唐宁总在哭泣，没完没了，没日没夜。

因为他爱哭，所以没有小朋友愿意跟他玩，他总是一个人在班门口站着，看别人玩。受孤立的不是唐宁一个，还有春晓。

春晓的右眼下面有一块青色的胎记。

如果只是普通的胎记也罢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个胎记形状像一只眼睛，而且色素沉淀的皮肤上长了又粗又硬的毛，远远看上去，这只眼睛似乎长了睫毛，在右眼下方活灵活现地眨动。

春晓出生的时候，所有的医生与护士都吓了一跳。不仅是外人，就连春晓的家人也都不寒而栗，若是别的形状也还好了，偏偏是只眼睛。从很小的时候，春晓就留着长长的中分直发，密实的头发可以遮盖住她